



世界文学名著全集
WORLD CLASSICS

大地三部曲 (上)

[美] 赛珍珠



商务印书馆出版
（上海）

大地三部曲

[美] 赛珍珠 著
欧文艳 译

(上)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大地三部曲

[美] 赛珍珠 著
崔新异 译

(中)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大地三部曲

[美]赛珍珠 著
崔新异 译

(下)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前 言

赛珍珠是美国著名作家。她的整个青少年时代在中国度过，直到上大学才回美国，之后又到中国工作，前后在中国生活 30 多年。因此，她一生受到中美文化的双重浸润，也可以说一生都在两种文化的撞击中徘徊。

赛珍珠初到中国来，是因为她生于一个美国传教士的家庭；后来她在中国教书，是作为教会派出来的教员。所以，赛珍珠对中国充满了美好的情感。但在麦卡锡时代，她也被迫发表了许多反对中国的言论。后来，随着中美关系的复苏，赛珍珠对中国的情感重又苏醒了。1972 年，尼克松宣布访华以后，她同意主持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的专题节目“重新看中国”，并为到中国访问而积极奔走。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从未见过毛泽东，但我认识周恩来。他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我最近曾给他写信，期待 5 月间对他进行访问。”她向中国驻加拿大使馆申请签证，几乎做好了一切准备。遗憾的是她最终也未如愿，因此受到了很大的刺激和打击。不久她得了病，于 1973 年 3 月 6 日与世长辞。尼克松在她死后的悼词中称她是“一座沟通东西方文明的人类之桥……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一位敏感而富于同情心的人。”

赛珍珠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长篇小说《大地》。

《大地》以现实主义的手法，描写当时中国社会和农民生



活的一些重要方面。1938年赛珍珠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正是“因为对中国农民生活的丰富而真实的史诗般描写”。其实，赛珍珠自己也曾经讲过：“她如何发现了她向西方介绍中国的本质与存在这一使命。她根本没有把它当作一种文学专业去从事，这使命是自然而然落到她身上的。”无论《大地》三部曲的文学价值如何，它对传播中国文化确实在客观上功不可没，因而也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

其次，《大地》三部曲提出了妇女地位这个有典型意义的问题。作品对女性的描写可谓入木三分。尤其阿兰，她被作者当成了劳动妇女的经典形象。显然，赛珍珠根据她对中国妇女的了解，刻意塑造了阿兰这个非常具有代表意义的形象。也许当时赛珍珠还没有女权主义的意识，但小说中的阿兰及其他一些女性形象，无疑为今天的读者提供了妇女受到轻视和压迫的实例，从而为女权主义提供了有力的历史注脚。难怪今天许多女权主义者认为这部小说是一部女权主义的作品。另外，这部小说的形式结构也证实了女权主义的理论：小说主人公的安排，情节的发展，以及语言的修辞，无一不透射出男权文化的传统模式。妇女怎么办？虽然阿兰悲剧性的结局令人叹惋，但她作为女人的价值和力量，却唤起了人们的深切同情。于是，人们都深切地感受到：妇女的地位应该改变。

《大地》三部曲展示了生产方式所决定的文化逻辑。小说是人类一种复杂的思维方式；人们通过叙事方式去把握历史，形成历史叙事，但历史既指事件也指存在方式，因此必须认识主体对过去的认知方式，因为阐释本身也是叙事，是历史和话语模式的体现，叙事方式本身形成“形式的意识形态”。《大地》三部曲本身的叙事形式，可以说是赛珍珠对当时中国的事



件和存在的一种崭新诠释，对我们构成一种历史的叙事形式，而我们要想重新认识《大地》三部曲，就要通过理解和解释作品的叙事——赛珍珠的理解和阐述方式——去了解那个时候中国的历史事件。



第一部 大地

一

今天是王龙大喜的日子。清早，他便在床上支着的，还是黑乎乎的帐子里睁着一双圆眼琢磨不出这天与往日有何不同。房子里静悄悄的，只听得见他年迈的父亲的微弱咳嗽声。他父亲的房间在堂屋的另一头，正对着他的房间。每天早晨，他首先听到的便是这一声又一声咳嗽。王龙常常躺在床上听着这种声音，直到听见父亲的房门吱的一声被打开，咳嗽声逐步近时才爬起来。

但这天的早晨他早就心急如焚了。他一跃而起，把床上的帐子推到一边。这是个天色微红的、朦胧的黎明。风吹动着窗户上一块撕破的窗纸，一片亮若铜镜的天空透过小小的方孔露了出来。他走到那个窗孔附近，把窗纸撕了下来。

“春天来了，这纸对我也没什么用了。”他低声说。

他极不好意思大声喊，希望这房子在今天要洁白一些。那窗孔实在是很小，但他硬是把手伸了出去，感觉一下外面的新鲜凉爽的空气。一阵柔和的微风从东方徐徐吹来，带着一股湿



大地三部曲

气，这是个好兆头。田里的庄稼正需要雨水。这样的风继续吹下去便会在几天内带来雨水，尽管在今天仍未下的雨。下雨可是件好事。昨天他曾对父亲说，如果久晴不雨，小麦就不会灌浆了。如今好似是上天注定这个日子作为他的大喜之日。终于又盼来了大地结果的日子。

他匆匆走到堂屋，一边穿好他蓝色的外裤，一边在腰间系紧蓝色的布腰带。他光着上身，一直等到他把洗澡用的热水烧好。他走进倚着住屋的一间耳房——他们的厨房，里面黑黢黢的，一头牛左右摇晃着它的脑袋，从门后边近吟着招呼他。厨房和住屋一样用土坯盖成——土坯是用从他们自己田里挖的土做的，自家生产的麦秸覆盖着整个屋顶。他祖父年轻时用自己田里的泥土垒了一个灶，正是因为多年来用作煮饭，现在已烧得又硬又黑。一口圆溜溜，深不见底似的铁锅放在这个灶的上面。

瓦罐里装满了珍贵无比的一缸水，王龙小心翼翼地用瓢从中舀出水来添到锅里。突然，他犹豫了一下，把瓦罐提起，一下子把水全倒在锅里。这天他要把整个身子都洗洗。自从他呱呱落地开始，谁都没有看见过他的整个身了。今天有人要看见，他咬牙决定要把全身洗个清爽干净。

他围着锅台绕过去，从厨房的墙角拣了一把干草和树叶，细心地放到灶口里面，接着，火苗便随着他用一个旧火镰打着火种并塞进一些干草窜了上来。

从明天开始，他就用不着自己烧火了。自从六年前他母亲死后，每天早晨他都要烧火，煮开水，把水倒进碗里端到他父亲的房间，他父亲坐在床边，一边咳嗽一边在地上摸着穿他的鞋子。六年来，每天早晨，这一对父子都这样相互照顾着。现



在父亲和儿子都可以歇下来了，有个女人就要嫁进门了。王龙再也不用不分酷暑或严寒都一大早起来烧火了。他可以躺在床上等着，也会有人把开水送到他面前，而且，如果年成好，开水里还会放些茶叶。通常，好年成是隔几年便会有了的。

如果那女人累了，还会有他俩的孩子们烧火，她会为王龙生养很多的孩子。王龙停下来，呆呆地幻想着孩子们在三间屋里跑进跑出的情景。自从他母亲死后，三间屋子对他们总显得太多，有一半空荡荡的。他们一贯排斥像他叔父那样，有一大群儿女的亲戚，他常对他们说：“两个单身汉哪能需要这么多屋子？父子俩不能睡在一起？父子俩儿一块儿暖和多好，也能治治老头子的咳嗽。”

“我的床是传给我孙子的，他会在我老了时暖暖我的骨头，”他父亲总是回答说。

现在，不仅是孙子连重孙也快出现了！他们要在堂屋里靠墙放上床，乃至整个空荡荡的房子。王龙想着半空的房子里放上床的时候，锅里的热水也随着灶里灭下去的火变凉了。这时老人的身影出现在门口，身上披着衣服。他边咳边喘着说：“怎么还不把开水拿来，我的肺都快冻坏了。”王龙望望他，赶紧收回心，觉得有些不好意思。

“柴草湿了？”他从灶后说，“潮气太太……”

老人逾咳逾止不了，直到水开了。王龙把一些开水舀到碗里，过了一会儿，他打开放在灶台边上一个发亮的小罐子，从里面拿出十来片拳缩着的干叶子，撒在开水面上。老人睁着一双饥渴的眼睛望着，接着便忍不住开始埋怨。

“你为什么这样浪费呢？这茶叶可贵如银子啊。”

“今天是要亲的日子，难得一次，就喝吧，喝了会舒服一



些。”王龙笑了笑答道。

老人用既干瘪又粗糙的手指抓着碗，忍不住嘴里一阵阵咕啾着。他看着拳曲的茶叶在水面上展开，却总是咽不下口。

“水快凉了。”王龙说。

“对——对，”老人慌忙说，接着就狼吞虎咽似的喝起热茶来。他变得似一只叼到新鲜骨头的小饿狗一样兴奋。但他并没有把什么都忘了，他看见王龙正毫不顾惜地把水从锅里舀到一个不见底的木澡盆里。他支起脑袋，不解地瞪着儿子。

“这么多水足可以把谷子浇熟。”他大声说道。

王龙就是闷着头一直舀水不理睬他父亲。“喂，说你呢！”他父亲大声吼道。

“过了年我的身子还没被洗过呢！”王龙低声说。

他实在羞于说自己不想让自己的女人第一眼便见着自己脏兮兮的样子。他匆忙走出去，把澡盆端到自己屋里。门挂在翘曲了的门框上，松得挺松的。老人跟着走进堂屋，直冲着门缝大声地嚷道：“要是我们刚有女人就这样可不是好事——一大早就用放茶的开水冲凉！”

“就这么一天，”王龙大声说，接着他又补了一句，“用完水后，我又会浇回地里去，再利用，岂会浪费？”

老人一听到这儿就闷不作声了，于是王龙解开腰带，脱掉了他的衣服。一道方形的光束，从墙上的窗户射进，在光亮里，王龙把一小块布泡进冒着热气的水里，使劲擦洗起他那结实而又泛着褐色的身子。尽管他觉得天气暖和，但身子湿了后就有些冷了，于是他不得不赶紧用毛巾往身上浇水，弄得一身热气腾腾的。然后，他走近原先他母亲用的箱子，取出一套新的蓝布衣服。这天他若是不穿冬棉衣也许有点冷，但他刚洗干



净的身子怎么能穿上这些脏衣服。他的棉衣面又破又脏，棉絮都从破洞里露出来了，又黑又潮。他可不愿让自己的女人第一眼就见他穿这破烂不堪的衣服。以后她一定要洗衣补衣，第一天就先免去了吧。他在蓝布衣服外面，罩上一件用同样的布料做的长衫——他仅有的的一件长衫，只在过节时才穿，还有便是过节外的十几天而已。随后他很快地用手指解开垂在背后的辫子，用破桌里取出的小木梳去梳理他那条小辫子。

他父亲又走近他的房间，把嘴对着门缝。

“今天我还有饭吃吗？”他抱怨说，“到我这个年纪，身子骨在早晨都是虚的，不吃些东西可是不行的。”

“我这就去做，”王龙说，赶忙把辫子编得整整齐齐，而且还把一条带穗的丝绳编了进去。

接着脱掉长衫的他，一把辫子盘到头上，就端着盛水的澡盘跑了出去。他差不多把早饭给忘了。他一般都拌玉米面粥，而 he 自己是吃不到玉米面粥的。他晃动着把澡盆子里的水端到门外临近的地里把水倒了去。这时他想起为了洗澡他已经把锅里的水用光，然后又不得不再生一次火，心里抱怨着这老头儿真麻烦。

“这老头子除了吃就是喝，什么也干不了。”他对着灶口低声说，但他也没有大声说什么。这毕竟将是他为老人做饭的最后一个早晨。他从门旁边的井里打了一桶水，往锅里舀了不少，不一会水就开了，他赶紧把刚煮热的玉米面端去给老人喝。

“今晚我们吃米饭，爹，”他说，“喏，玉米粥在这里。”

“筐里也没什么米了。”老人说，一边坐在堂屋的桌子旁边，一边用筷子搅着稠糊糊的黄粥。



“那就先把清明节的吃一点。”王龙说。但老人没有听见，他正在端着碗大口大口地喝粥。

然后王龙走进自己的房间，又重新穿戴好了。他用手摸摸剃过的头，又摸了摸脸，是不是再去剃一次会更好？太阳仿佛还在熟睡呢。他可以穿过有剃头匠的那条街，先剃个头再到那女人等他的那家。当然，那是在他钱还算够的情况下。

他趁没人数了数从腰带上取下的一个用灰布做的油腻的小荷包，里面躺着六个银元和两把铜板。他还没有告诉父亲，那天晚上他已经请了一些朋友来吃饭。他请了他的堂弟，为了他父亲的面子还请了他叔叔，和三个住在同村的邻居。他打算那天早上从城里带回点肉、一条塘鱼和一把果仁。若是买了豆油和酱之后仍有余钱，他甚至都想再买一些南方产的竹笋和牛肉，把它们和自己菜园里种的蔬菜合在一块儿做。如果他剃了头，也许就买不成牛肉了。然而，他还是执意先剃个头吧，这可是忽然冒出的主意。

一大早，还没让女人家知道，他就出门了。虽然天还是暗红色的，可太阳正爬上天边的云端，成长的麦叶上的露珠被照得闪闪发光。王龙毕竟是农民，他一时兴起了，弯下腰察看刚抽出的麦穗。麦穗还空着，等着下雨。他嗅嗅空气，然后又不安地望着天空。雨在那边，隐藏在云际，像重锤一样压在风的上方。他要买一束香孝敬小庙里的土地爷。在这样的不同寻常的大日子里头，他一定会心甘情愿地去做的。

他顺着田间曲折回旋的小道走着。不远的地方矗立着灰色的城墙。在他就要穿过的城门里边，他要接的那个女人从小便是坐落在黄家大院里的使唤丫头。有人说：“娶个大人家的丫头还不如打光棍呢。”可是当他对父亲说：“我这辈子就真的没



女人要吗？”时，父亲回答道：“在这么个苦日子里，个个女人没过门就要金戒指、绸衣裳花费可真让人喘不过气来，穷人家只能委屈求全地出门迎个使唤丫头了。”

那时他父亲曾起身到黄家去，询问有没有要嫁出来的丫头。

“丫头哪怕是中用不中看也成啊。”他说。

王龙还曾免不了因为这丫头也许不好的长相而不悦。有个好看的老婆可是件大事，别的男儿一定会羡慕他有福气的。他父亲瞅了他那不高兴的脸色，对他喊道：“要好看女人干什么？我们要的女人得会管家，会养孩子，还得会在田里干活，光好看能当饭吃？她会总想着穿什么样的衣裳来配她的脸蛋儿！在我们这老实本分的庄稼汉的家里可行不通。再说，把不定那真是有钱人家的漂亮丫头，早就给少爷们玩得只是个残花败柳了。你想想看，一个漂亮女人会哪里觉得你这庄稼人的手同阔少爷柔软的手一样舒服？你那晒得黑亮亮的脸与玩她的那些人的金黄色的皮肤一样漂亮？”

王龙知道他父亲说的一字一句都十分在理。然而在回答之前，他还是要面红耳赤地与父亲争一下。于是他硬是撑着嗓门说道：“无论如何，我不要一个麻子脸或豁嘴唇的女人。”

“待我们看了之后，若那女人不是个好模样，我也不会答应的。”他父亲答应说。

其实，那个女人与麻子脸或豁嘴唇都无缘。但他就知道这么多，其他的一无所知。他和父亲买了两只镀金的银戒指和一副银耳环，作为订亲的信物。除了这点，对于将要嫁给他的那个女人，他还是一无所知，他只知道这天是他盼望已久了，可以去接她的日子。



他摸着进了那似乎已是年代十分久远的大城门。附近挑着大大的水桶的人，整天进进出出，水从桶里溅出，一片片地撒在石头路上。在厚厚的砖土城墙下面，城门洞里总是湿漉漉的，这给炎热的夏天带来了许多阴凉。所以卖瓜的人常常把瓜果摆在石头上，让这湿漉漉的凉气不断地渗入切开的瓜果里。因为季节尚早，卖瓜的仍不见人影呢，但有些盛着又小又硬的青桃的篮子摆在两边，卖桃子的在一阵又一阵地叫卖：“春天的第一批鲜桃——第一批鲜桃！买桃呀，只有这桃保准把肚子里剩下的毒气赶个精光！”

王龙自顾自嘴里咕噜着说：“要是她喜欢青桃，回来时我就给她买一些。”他真不敢相信他回来走过城门时，后头就会跟着一个要随他一辈子过日子的女人。

“剃头街”在城门里的拐右手，他先去了那儿。在他之前几乎没有什么人这样早进城，除了一些头天晚上挑了蔬菜进城的农民，那些菜是要在早市给卖掉的，接着才好去地里头干活儿去。他们曾颤颤抖抖畏缩着睡在菜筐旁边，现在，他们的菜早就卖个精光。王龙躲着他们，惟恐有人认出他来，在这样一个日子里让人开玩笑可是挺让人羞的。整条街上，一溜儿剃头匠一字排开在他们的剃头挑子后面，王龙走到最远处的一个，招呼正在和邻人聊天的剃头师傅。剃头师傅立刻转过来，熟练地从木炭盆上的壶里往铜脸盆里快速灌上热腾腾的开水。

“全剃吗？”他用一种行家的语气问。

“剃头刮脸。”王龙回答。

“修耳朵和鼻眼吗？”剃头师傅问。

“那要加多少钱？”王龙小心地问。

“四个钱。”剃头师傅说，顺手把一块黑布毛巾投入热水



盆子里。

“我给你两个吧。”王龙说。

“那就修一个耳朵和一个鼻眼。”剃头师傅立刻笑道，“你想修哪一边的呢？”他一边说一边向旁边的剃头匠做了个鬼脸，那个剃头匠禁不住捧腹大笑。王龙看出自己受到人家的嘲笑，心里很不是滋味，觉得自己简直就是在这城里低人一等，他就是这样，哪怕他们只不过是剃头匠，是最下等的人，于是他赶忙说：“你自己看着办吧，爱怎么招怎么招！”

然后他就瞅着剃头师傅打肥皂、揉搓、剃刮。剃头师傅毕竟还算大方，也没多要钱，熟练地为他捶打肩膀和后背，使他全身的肌肉一会儿就松弛了下来，很是舒服。他给王龙刮前额时评论说：“剃光了头这可是不难看，时兴的倒是剪掉辫子。”

他的剃刀紧擦着王龙头顶上的发圈来回地剃着，王龙忍不住喊道：“没我爹的准许，我可不敢干这档子事！”于是剃头师傅哈哈大笑，剃齐了他头顶上的发边。

剃完头，心不甘情不愿地把钱数到剃头师傅又皱又湿的大手掌心里时，王龙有一阵感到心有余悸。要这么多钱！但当他又回到街上时，他刮过的头皮被迎风的微风抚摸着，他便对自己说：“这辈子也就这一招嘛。”

然后他走到市场，买了两斤猪肉，接着他犹豫了一下，又买了六两牛肉。一切都买好之后——甚至包括在架子上像肉冻一样发颤的两方新鲜豆腐——他走到一家蜡烛店，买了两股香。随后，他带着羞怯的心情拖着沉重的步伐向黄家大院走去。

可一到那家门口他便止不住心慌意乱起来。他一个人过来算个什么劲儿？他应该请他父亲——他的叔叔——甚至他最近



的邻居老秦——任何一个人——和他一道来。他以前就没迈进过富人家的大门坎。他怎么能拿着办喜酒的东西进去说“我来接我女人？”

他在大门口边踱来踱去好一会儿时间。两扇漆成黑色的大木门紧紧地关着，边上框着铁皮，钉满铁钉，两头石狮一边一个，守在门口。门口连个人影都不见他一直犹豫着离开，甚至都转身了，但终究是不可能的。

由于一早就没进食，他觉得有点天昏地暗的，看来得先补充点什么。他走进街上的一个小馆，坐了下来。在桌上放了两个铜钱，一个肮脏的，穿着油腻发亮的围裙的堂倌懒洋洋地踱到他身边，他对他叫道，“来两碗面条！”面端上以后，他用竹筷子把面条挑进嘴里，贪婪地“狼吞虎咽”起来，那个堂倌站着，用拇指和食指转动着铜板。

“还要吗？”堂倌爱理不理地问道。

“王龙只是晃了晃脑袋。他坐直身子，四处张望了一下，在这间既拥挤又凌乱的小黑屋子里，没有一张熟些的面孔，只有几个人坐着吃饭或喝茶，这是个穷人聚集地，在那些人中间，他显得干净整洁，颇像个富人，还一个乞丐走过来向他哀讨：“发发善心吧，先生，给一点小钱——我已经快三天不进东西了！”

有人向他乞讨？叫他先生？这些都是他做梦都未想过的事。他觉得心里乐得很，向乞丐的碗里扔进两个小钱，那个乞丐迅速抽回他的黑爪子，抓住小钱，一边抖着一边探着放进他褴褛的衣服里。

王龙直蹲到太阳都已经爬上了中天。堂倌不耐烦地在堂子里穿行着。“要是你不再买什么，”他终于忍不住非常不礼貌地